

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柳鸣九 编选

一生 皮埃尔与让

〔法国〕莫泊桑 著 李玉民 谭华 译



Guy de Maupassant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柳鸣九 编选

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

一生 皮埃尔与让

〔法国〕莫泊桑 著 李玉民 谭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生 皮埃尔与让 / (法) 莫泊桑著; 李玉民, 谭华译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6.7

(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/ 柳鸣九主编)

ISBN 978-7-5392-8728-7

I. ①一… II. ①莫… ②李… ③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2332 号

一生 皮埃尔与让

YI SHENG PI'AI'ER YU RANG

[法国] 莫泊桑/著 李玉民, 谭华/译 柳鸣九/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690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字数 280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728-7

定价: 51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6-240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目 录

一生.....	李玉民 译 1
皮埃尔与让.....	谭华 译 257

一 生

李玉民 译

译本序

李玉民

一生要怎么过，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，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的终身大事。

她的一生，是在“情”与“欲”、“灵”与“肉”的旋涡中度过的。不必问她是谁，无论她是雅娜还是安娜，只要是女人，只要一生不幸，那么她的悲剧，多半是卷入这种旋涡的缘故。请看雅娜的一生。

雅娜生于一个温馨融融、喜气洋洋的贵族之家。母亲多愁善感，沉湎于风流往事的回忆中。父亲勒佩丘·德沃男爵生性温厚诚朴，乐善好施；他热爱大自然，热爱动物、田野和树林；他特别信奉卢梭的“顺乎天性”的教育思想，这一点对雅娜的成长尤为重要。

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，雅娜十二岁时入修道院，一住五年，与人世隔绝，以免受社会环境的毒害。因此，直到十七岁出修道院开始她的一生时，她仍然是个纯情天真、富于幻想的姑娘。她回到白杨田庄，在海边田野憧憬美好的人生、奇妙的爱情，渴望梦想中的那个人来叩田庄的大门。命运似乎对她特别慷慨，不久便派来一个相貌堂堂的贵族青年德·拉马尔子爵。二人一见钟情，很快由热恋而结婚。从少女到新娘，雅娜首先遇到的

是情和欲的冲突。她情窦初开，以纯情投入决定她一生的结合，还难以接受子爵的性欲，敏感的心灵一开始就受到伤害。蜜月旅行到科西嘉岛，新婚夫妻在幽谷山泉戏水时，雅娜才完成性觉醒的转变，在短暂的时间内，夫妻间的情和欲达到了协调。这段美好的日子，成为她一生弥足珍贵的唯一记忆。

然而，情和欲的这种协调，如昙花一现。雅娜的幸福来得迅疾，去得也迅疾，好似流星转瞬即逝，闪光熄灭之后，给她留下的是一片更加幽暗的夜空。这就是先慷慨后吝啬的命运给她安排的一生。结婚之后，德·拉马尔子爵就摘下温文尔雅的面具，露出了卑劣淫邪、薄情寡义的嘴脸。蜜月旅行回来，他立刻把庄园和财产的管理大权抓在手中，甚至苛刻地限制雅娜的花销用度，暴露了他那贪婪而自私的本性；他稍不如意，就对雅娜和岳父岳母提高嗓门儿，说话就跟争吵一样，表明了他那专横跋扈、缺乏涵养的品格。这一切，雅娜都可以忍受，都可以渐渐习惯；然而，她那颗纯情的心灵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她丈夫那种不择手段、永难餍足的肉欲。

德·拉马尔子爵初次应邀到白杨田庄吃晚饭，就同雅娜的使女罗莎莉私通了。蜜月旅行归来的当天夜晚，他就抛开妻子，去同罗莎莉重温旧情。直到他们有了个私生子，雅娜也没有觉察丈夫的奸情，只是在一天夜里，她无意中才发现丈夫和使女睡在床上，精神立刻受到极大的刺激，穿着单薄的睡衣跑到积雪的荒野，要跳崖投海自杀。此后她大病一场，早产生下一个儿子，便移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德·拉马尔子爵恶习难改，又同本地的富维尔伯爵夫人野合，二人经常骑马到树林幽谷私会。奸情被伯爵发现后，遭到报复而双双死于非命。

雅娜的儿子在全家人的溺爱中长大，离家上中学后，很快就堕落了。他赌博成性，并且寻花问柳，同暗娼私奔。数年间，不但提前把名下继承的财产挥霍殆尽，还欠下大笔债务，逼得雅娜不得不忍痛卖掉白杨田庄。雅娜晚年的凄凉境况可想而知，只能从儿子和暗娼生下的女婴身上，得到一点点人生的温暖。

同《包法利夫人》中的爱玛一样，雅娜的一生也是个悲剧。在少女时期，二人都在修道院里过了一段禁锢的生活，都抱着幻想走向人生。女人入世，就要投进情和欲的大旋涡。雅娜和爱玛都同样抱着幻想，虽其渴望又不尽相同，但其命运可谓殊途同归。爱玛抱着浪漫的幻想开始人生，从“欲”出发，感到自己的丈夫缺乏情感情趣，渴望结识一个风度翩翩、谈吐风雅的男子，终于做人情妇，纵情声色，结果身败名裂，不得不服毒自杀。如果说爱玛想入非非，有几分自作自受的话，那么雅娜所向往的，不过是一个钟情体贴的丈夫、一种相亲相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，这是一个纯真少女最正当、最现实的渴望。然而，她入世所抱的纯情的理想，却被淫欲横流的现实所击破。连这种最起码的追求都难实现，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了。

《一生》是莫泊桑的名篇，显然受了福楼拜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启发和影响。然而，爱玛是追求幻想而不可得，雅娜却是追求现实而不可得。前者的悲剧是可想而知的，后者的悲剧则出人意料，因而愈加可悲。可不可以设想，如果雅娜遇到另一种类型的男人，她的一生就不是悲剧了呢？当然可以。但是，《一生》便不再成其为名篇，而是列入庸俗小说之列了。在这部小说中，莫泊桑没有扮演道德说教的角色，而是投注了真挚严肃的感情，这不仅因为他母亲的不幸婚姻同雅娜相似，还因为他不回避社会的

现实和他自身的现实。作者固然赞赏纯情的理想主义，但并不信奉。在他短短的四十二年寿命里，尤其在 1880 年发表《羊脂球》一举成名之后的十余年，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硕果累累，而且在猎艳方面也战绩卓著。从贵妇人到年轻女工，都列入他的战利品的名单。他有三个私生子，只供养而不承认。他讨厌结婚，也讨厌建立家庭。淫风普遍存在，社会就是情和欲的大旋涡，对此谁也无能为力，任何批评指责，就算不是虚伪，也是苍白无力的。

雅娜打好行装，走到窗口张望，雨还是没有停。

大雨下了一整夜，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。天空低沉，装满了雨水，仿佛胀破了，雨水倾泻到大地上，大地像糖一般溶化了，变成一片泥浆。不时刮过阵风，送来一股闷热。阴沟的水漫出来，哗哗流淌，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。临街的房舍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，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湿透了。

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，这一生总算自由了，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。从清晨起，她就不停地观望天色，唯恐天气不放晴，父亲就不肯动身。

雅娜忽然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，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。月份牌的图案正中烫金印着“1819”这个年份，她拿起铅笔，画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，一直画到五月二日，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。

“小雅娜！”门外有人叫她。

“进来，爸爸。”雅娜答应一声，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。

他就是勒佩丘·德沃男爵，名唤西蒙-雅克，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。他追随卢梭，热爱大自然、田野、树林和动物，对它们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。

他既然出身贵族，就本能地痛恨一七九三年^①，不过，他又受了非正统教育，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因而憎恶暴政，但只是发泄不满，讲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
仁慈，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，也体现他的致命弱点。他这种造物主式的仁慈——要爱怜、要施舍、要广行为善、有求必应，倒显得意志薄弱，缺乏主见，几乎成了一种毛病。

男爵崇尚理论，为女儿的教育拟订了一整套计划，要把女儿培养成为快活、善良、正直而温柔的女性。

雅娜在家生活到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，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。

父亲严令，让她在修道院幽居，与外界隔绝，不与人事接触。他希望女儿到十七岁回家时仍然天真无邪，以便亲自调理，让她沐浴在理性的诗中，让她驰骋在丰饶的田野里，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和单纯的温情，观察生命的客观法则，从而开启性灵，走出蒙昧无知的状态。

现在，她出了修道院，一团喜气洋洋，显得充满活力又渴望幸福，急于要尝一尝各种欢乐和各种艳遇的滋味。况且这一切，她在修道院穷极无聊的白日里，在漫漫的黑夜和孤独的期待中，早已从精神上品尝遍了。

她的相貌宛如韦罗内塞^②的一幅肖像画，那黄灿灿的金发仿佛给她的肌肤着了色，华贵的肌肤白里透红，覆盖着纤细的寒

①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，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，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。（本书注皆为译者所加。）

② 韦罗内塞（1528—1588）：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彩色大师。

毛，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丝绒，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才能依稀分辨。一对明眸呈深蓝色，就像荷兰制造的小瓷人的眼睛那样。

她的左鼻翼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腮下也长了一颗，并带有几根不易分辨的与肌肤同色的寒毛。她身材修长，线条优美，胸乳也已丰满。她嗓音清脆，有时听来过于尖细，笑起来却那么开心，给她周围制造了一种喜悦的气氛。她有一种习惯动作，双手时常举到鬓角，仿佛要抿头发似的。

她冲上去，紧紧拥抱父亲，说道：

“哎，到底走不走啊？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摇了摇苍白的长发，又指了指窗外：

“怎么，这样天气，你还想上路啊？”

雅娜撒起娇来，恳求父亲：

“喂！爸爸，求求你了，走吧！下午天儿就会晴的。”

“你母亲也绝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会答应的，我担保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，那我也同意。”

雅娜立即冲向男爵夫人的房间，因为她已急不可耐，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。

她到鲁昂城，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，就没有离开，父亲规定她到一定年龄之前不准分心。只有两次例外，父母接她回巴黎各住半个月，但毕竟是待在城里，而她一心向往去乡村。

现在，她要到白杨田庄去消夏。那座古老的庄园是祖传的产业，建在伊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。她期望到了海边能自由地生活，得到无穷的乐趣。再说，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，她结婚之后就要在那里定居。

这场大雨，从昨天晚上起，一直未停，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个大烦恼。

可是，刚过三分钟，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，满楼叫嚷：“爸爸！爸爸！妈妈答应啦！快套车吧！”

滂沱大雨根本不见小，当四轮马车驶到门口时，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
雅娜要上车了，男爵夫人才由丈夫和使女搀着下楼。那名使女个头儿高大，身体健壮，像个小伙子。她是诺曼底省科地区人，年龄还不满十八岁，看上去却像二十出头了。她名叫罗莎莉，是雅娜的奶姊妹，因此在府上被当作第二个女儿。

罗莎莉的主要差使就是搀扶老夫人，原来几年前，男爵夫人患了心脏肥大症，身体逐年发胖，现在肥胖得变了形，弄得她叫苦连天。

老夫人刚走到古老公馆的台阶前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她望着水流成河的院子，咕哝道：“这可真有点胡闹。”

男爵一直笑呵呵的，应声说：“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呀，阿黛莱德夫人。”

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，男爵叫她时总加上“夫人”这种称谓，恭敬中却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。

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，吃力地上了车，压得车身的弹簧咯吱咯吱乱响。男爵坐到她身旁，而雅娜和罗莎莉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。

厨娘吕迪芬拿来一抱斗篷，盖在他们膝上，又拎来两个篮子，塞到他们腿中间，然后她爬上车，坐到西蒙老头的身边，并用一条大毯子裹住全身。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，关上了车门，

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，这才吩咐启程。

车夫西蒙老头顶着大雨，他弓着背，低着头，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。急风暴雨呼啸着击打车窗，雨水淹没了路面。

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，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，只见桅杆、横桁和绳索像脱叶的树木，光秃秃的，挺立在凄风苦雨的天空里。继而，马车拐入长街，行驶在里布台山林荫大道上。

不久，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，时而望见一株淋雨的柳树，像尸体一般枝叶低垂，黯然兀立在烟雨中。马蹄发出嗒嗒的声响，四个车轮抛起飞旋的泥浆。

车上的人沉闷不语，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，都淋得湿重了。老夫人仰头靠在车厢上，闭起了眼睛。男爵无精打采地凝望雨中单调的田野景象。罗莎莉膝上放着一个包裹，她像牲畜一样发愣，一副平民百姓常有的神态。在这温煦的雨天，唯独雅娜感到复活了，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移到了户外。她那快活的情绪，犹如繁茂的枝叶，遮护她的心免遭忧伤的侵袭。她虽然默默无语，但是真想放声歌唱，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。她观望外面，景物凄凉，全淹没在雨中，而她坐着马车飞驰，既躲风又避雨，心中好不快活。

在滂沱大雨中，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腾腾冒着热气。

男爵夫人渐渐入睡，她那由六束整齐的髻发镶衬的脸庞慢慢垂下来，软绵绵地托在颏下三道厚褶上，而下端的褶皱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。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，两边腮帮子鼓起来，从微张的嘴唇里发出响亮的鼾声。丈夫朝她俯过身去，将

一个皮夹子轻轻放到她交叉搭在肥硕阔腹上的双手里。

这一触碰把她惊醒，她睡眼惺忪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。皮夹子滑下去，震开了，里面的金币和钞票撒了满车。这一来，她才完全清醒，而女儿看着开心，咯咯大笑。

男爵拾起钱币，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，说道：

“喏，亲爱的朋友，埃尔托田庄只剩下这些钱了。我卖了那座田庄，好修缮白杨田庄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要常去住了。”

男爵夫人算了数，总共六千四百法郎，数完便把钱从容地放进自己兜里。

祖传三十一座庄子，这是卖掉的第九座。余下的田产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进项，如果经营得当，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。

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，这笔收入本来够用，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敞着口的无底洞，即乐善好施。乐善好施吸光他们手上的钱，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。钱哗哗流淌，很快流光了。怎么花出去的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家里总有人说：“真是怪事儿，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，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。”

不过，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，倒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都心照不宣，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的程度。

雅娜问道：“现在，我那庄园修得很美啦？”

男爵兴冲冲地回答：“孩子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雨势渐渐小了，不久就飘着雨雾，化为霏霏细雨。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在飞升，颜色由黑变白。突然间，斜阳的一长束光芒，从看不见的云隙中射到牧场上。

云层裂开了，露出蓝色的天穹。继而，云隙越裂越大，就像面纱撕开一样，只见澄净幽邃的碧空扩展开来，笼罩大地。

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，宛若大地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就在马车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，不时听见一只晒羽毛的鸟儿欢唱。

暮色降临。车上的人，除了雅娜之外，全都打起瞌睡。他们在乡村小旅店停了两次车，让马歇歇脚，喝点水吃点燕麦饲料。远处响起钟声。到了一座小村庄，他们点上了车灯，天空也点亮了繁星。上了灯的庄户稀稀落落，时而一点光亮穿透了黑暗。猛然间，从一道丘冈后面，穿过杉树林的枝叶，升起一轮圆月，又大又红，仿佛还没有睡醒。

夜晚十分温煦，车窗玻璃放下半截。雅娜在梦幻中游累了，饱览了美好的憧憬，现在也休息了。不过，一种姿势坐久了就会肢体麻木，她时而睁开眼睛动一动，望一望车外，在明亮的月夜中，看见路边闪过一家庄户的树木，或者散卧在牧场上并抬头观望的奶牛。她换了个姿势，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，然而，马车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响充斥她的耳朵，令她神思倦怠，于是，她重又合上眼睛，只觉得精神和躯体都疲惫不堪。

马车总算停下了。男男女女手提灯笼，站在车门口迎候。终于到了。雅娜猛然醒来，一纵身跳下车。男爵和罗莎莉由一名庄户照亮，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的。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，她难受得哼哼呀呀，声息微弱地重复道：“唉！老天哪！我可怜的孩子！”她不吃不喝，只想睡觉，刚上床就睡着了。

只有雅娜和父亲共进晚餐。

父女俩相视而笑，隔着餐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，接着一道观赏修缮一新的庄园邸宅。

这座诺曼底式的邸宅介于城堡和农舍之间，又高又大，十分宽敞，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，一律白石结构，只是年深日久而变